大儒二程

身在官场心向山水

王杰

上一集我们讲到,程颢在鄠县担任主簿期间,赢得了“关中俊杰”的美誉。可就是这样一位勤政爱民、政绩卓著的官员,心里却时常想着逃离官场,归隐山林。这又是为什么呢?这一集,我们就通过程颢在鄠县写的几首诗,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

鄠县北面是黄河,南面是秦岭,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。因为公务繁忙,程颢无暇纵情山水,便请人画了一幅《鄠县云山图》,挂在堂屋里,每天静静观赏,仿佛真的听到了山间的风声雨声。

某年春日,程颢终于有机会陪同一名上级官员上山游玩。他徜徉在山水之间,吟诗作赋,一口气写了十二首诗。这些诗里,藏着他真实的心事。

在去往白云山的路上,程颢骑马边走边看,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吏身拘绊同疏属,俗眼尘昏甚瞽蒙。孤负终南好泉石,一年一度到山中。”意思是,我整天被官场的事务缠身,困在县衙里,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,真是辜负了终南山的好山好水啊,一年只能进山一次,太可惜了。

在另一首《马上偶成》中,他写得更直接:“身劳无补公家事,心冗空令学业衰。世路艰险功业远,未能归去不男儿。”他感叹,自己虽然兢兢业业,却对公家的事情没有什么帮助,还担心做官做久了,荒废了自己的学业。这世道艰险,功业遥远,自己没能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,实在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汉。字里行间,既有对官场的失望,也有对归隐生活的向往。

在《游重云》一诗中,他把官场比作牢笼,说在这个牢笼里待久了,整天昏昏沉沉。只有到深山里寄情山水,才能让神志清醒过来。

除了这几首诗外,程颢还有两首诗,也表达了向往自然山水、想要归隐自然的心志。

第一首诗写山中的仙人笑他在尘世中辛苦太久了,他则祈求天上的白云和雨露,来清洗自己被官场污染的心灵。

第二首诗写仙掌山被苍天遮断了,为的是不让尘世中的俗人看到。想要看到真正的美景,就必须远离尘嚣。

这次游览回来后,程颢移了几株小松树和黄杨树,栽在县衙的西窗下面,又写了五首诗,送给县令。

第一首诗写道:“中春时节百花明,何必繁弦列管声?借问近郊行乐地,潢溪山水照人清。”仲春时节,百花盛开,景色明媚,哪里需要那些繁杂的管弦乐声来助兴呢?要说郊外游玩的好地方,潢溪的山水清澈见底,能把人的影子照得清清楚楚。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简朴自然生活的向往。

第二首诗写道:“心闲不为管弦乐,道胜岂因名利荣?莫谓冗官难自适,暇时还得肆游行。”心境闲适的人,不需要管弦乐声来取悦自己;道德高尚的人,又怎么会因为名利荣耀而动心呢?不要说官职琐碎难以自得其乐,闲暇时照样可以尽情游玩。这首诗体现了程颢豁达自适的生活态度。

第三首诗写道:“功名未是关心事,富贵由来自有天。任是榷酤亏课利,不过抽得俸中钱。”功名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,富贵自有天意安排。即便因为税收亏损被扣了俸禄,也不过是扣掉一些银钱罢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首诗表现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超然态度。

第四首诗写道:“有生得遇唐虞圣,为政仍逢守令贤。纵得无能闲主簿,嬉游不负艳阳天。”有生之年能够遇到像唐尧、虞舜那样的圣明君主,为政时又能遇到贤能的上级,即便只能当一个闲散的主簿,也不会辜负这美好的春光,要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最后一首诗写道:“襟裾三日绝尘埃,欲上篮舆首重回。不是吾儒本经济,等闲争肯出山来?”在山中三日,衣服不染尘埃,本想继续攀登,却因公务不得不返回。这首诗既表达了程颢对山林的留恋,也点明了儒者不能只顾归隐,还要承担治国安邦的责任与担当。

读着这些诗,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,不到三十岁的程颢,虽然身在官场、勤政爱民,心里却始终向往着山水之间的自由生活。他把这些复杂的心情写进了诗里,既是对现实的纾解,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坚守。

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,程颢并非只知埋头做官,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远的精神追求。他在鄠县写下的这些诗句,正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。下一集,我们来讲一讲程颢的重要文章《定性书》,看看他是怎样从哲学的高度,来思考人如何面对外界的纷扰、如何安顿自己内心的。

(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《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:大儒二程》)

薪火寻光

白马驿的哲思

任根立

白马不是马,是一个曾经被称为白马驿的地方。白马驿是豫东平原上的地名,藏着一截旧时光。

白马驿,是现在的周口市郸城县白马镇,想来当年是拴过白马的,拴过驿使的马,拴过将军的马,也拴过岁月本身的马。可如今我站在这里,只见麦田平铺如绿绸,不见蹄印,不闻嘶鸣。

历史是会变装束的。

1938年的深冬,彭雪枫将军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此整训。那时的白马驿,大概比现在荒凉得多。豫东沦陷,人心惶惶,一支刚组建的队伍东征而来,首战告捷,毙敌十余人,缴获子弹两千多发。这些数字,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小的,可在当时,这一小簇火苗,足以点燃一大片冻僵的原野。

将军那年31岁。

31岁的人,如今刚从学校毕业几年,还在为房贷和升迁焦虑。而将军却已在运筹帷幄,谋划着豫东皖北的抗日大局。他在这里办随营学校,办《拂晓报》,教战士们识字,也教他们为什么而战。他是“虎胆英雄”,也是“儒将”——这两个称谓放在一起,颇为奇妙。虎胆是猛,儒将是文,猛与文,竟能兼于一身。

我想,这便是中国读书人最向往的境界了:能提笔安天下,能上马定乾坤。

站在白马驿的旧址上,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:我们为什么要追忆?

追忆不是怀旧。怀旧是向后看的,是留恋旧日的好时光;而追忆是向前的,是从旧时光里取出一点什么,掂一掂,看一看,揣进怀里,继续赶路。

将军在白马驿只停留了二十多天,旋即东进,开辟新区,直至1944年壮烈牺牲。他的一生,像一支射出去的箭,不曾回头。而我们追忆他,是要借他那支箭的余力,去射中今天的目标。

什么样的目标呢?

乡村振兴的目标,民族复兴的目标,每一个普通人自强的目标。

这些目标听起来宏大,做起来却具体。就像将军当年在白马驿做的那些事:整训队伍、发动群众,办学校、办报纸。没有一件是虚的,全是实打实的功夫。他懂得,打仗不只是拼枪法,更是拼人心。人心齐了,枪不够可以从敌人手里夺;人心散了,枪再多也守不住。

这是将军留给我们的哲思:真正的力量,不在器物,而在精神。

如今的白马驿,早已换了人间。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,小楼林立,光伏板在屋顶上晒太阳,田野里无人机在洒药。日子确实好了,可新的困难也在生长:年轻人外出打工,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谁来关怀?传统种植收益不高,产业转型路在何方?数字化浪潮来了,农村会不会又被甩在后面?

这些困难,和将军当年面对的不一样——那时是生与死,现在是好与更好。可困难背后那个东西,是一样的:需要有人站出来,需要有人动脑筋,需要有人不怕难。

将军当年说:“打出去,向敌人要枪、要炮。”今天我们可以说:干起来,向困难要办法,向创新要出路。

这是白马驿给我的又一个哲思:前进的路从来不是等来的,是自己闯进去找来的。将军不走回头路,专往敌后扎,越是危险的地方,越是开拓的前沿。这种精神,放在今天,就是改革,就是创新,就是打破常规,就是“不走寻常路”。

我想起村里的一面墙上写着: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”简简单单几个字,说尽了一切。

白马驿的那盏灯火,将军当年在那里熬夜筹划作战方案、审阅《拂晓报》稿件的灯火,其实从未熄灭。它只是变了形态,从油灯变成了电灯,从军帐移到了农舍,从一个人照到了千万人。

“吾辈自强”,这四个字写在作文里容易,做在生活中不易。自强不是喊口号,是每天多学一点东西,多做一点事情,多帮一个人。将军31岁时在干大事,我们31岁时,哪怕只能干好一份工作、照顾好一个家庭、坚守好一个岗位,也是对得起“自强”二字了。

“强国有我”,这个“我”字很大,也很小。大到可以装下整个民族的梦想,小到就是此刻站在白马驿土地上的我自己。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带走了点什么,我又留下了点什么。

麦田在冬日的薄暮里,呈现出一种沉静的绿。不喧哗,自有声。我想,这就是最好的回应——不必高呼,只需生长。像将军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信念一样,根须深扎,枝叶舒展,待到春天,又是一片青葱。

白马不是马,是奔腾的志向。

驿也不是驿,是永不停歇的征程。



远去的麦秸垛

杨卫中

我的老家在豫东平原,这里是小麦的主产区。

麦收时节,田野里、晒场上一片忙碌,人们割麦、拉运、摊晒、碾场……工序繁琐且复杂,等到颗粒归仓,晒场上只剩下或圆或方的麦秸垛。远远望去,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朵朵大蘑菇,又像是战争年代修筑的一座座大碉堡。那些麦秸垛错落有致,遍布乡村田野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风过之处,带着阳光味道的麦秸清香直扑鼻腔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打完场,把抖净麦粒的麦秸打成麦铺子,才开始垛麦秸垛,这可是个技术活。父亲在麦场边较高处,把叠成铺的麦秸用木杈挑起,打起来圆形垛基后,就开始接连不断地往垛上挑送麦秸。母亲站在垛中心,挥舞着桑杈或接或揽,或拨或拍,或砸或踩,把它们抖均匀,一层层铺平压实。随着麦秸垛逐渐升高,父亲需要不时地在四周转悠察看,若发现哪个地方低垂,便提醒母亲多放一些麦秸,把那里垫起来。垛至一定高度快结垛时,垛顶须隆成蘑菇状,而且要用木杈转圈修正打圆。待麦秸全部上完后,父亲先用竹笆子刷去垛壁浮秸和不整齐的地方,再用手把边边沿沿修得整整齐齐。为了防止风吹雨淋,还要在顶部覆盖厚厚的麦糠,用“稔子泥”糊得严严实实,否则,一旦雨水渗入,非霉即烂。垛好的麦秸垛敦敦实实,父母带着浑身的疲惫和欣慰的喜悦,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,满脸洋溢着满足和踏实的笑容。

农家的生活离不开麦秸。那时候,有些人家的院墙外也都立着一个个麦秸垛。做饭前,人们到麦秸垛跟前扯几把麦秸当“引火”扔进灶膛,再塞入柴火,不一会儿火苗便会舔着锅底往外冒,炊烟就带着饭菜的香味飘满院落;猪圈里的猪常常弄得满身脏污,隔上一阵子,人们往圈里撒上一层厚麦秸,猪便高兴地转着圈儿撒欢,不但猪舒服了,沤烂的麦秸还能当农家肥;冬天没有鲜嫩多汁的青草,一些饲养大牲畜的人家,隔三差五,就会用铁铡将垛得结实的麦秸铡碎,再拌入其他饲料,作为牛马不可或缺的越冬主粮。

麦秸垛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每到夜晚来临,我们就成群结伴地来到麦秸垛周围嬉笑打闹,玩累了,就横七竖八地躺在细碎、绵软的麦穰上,舒服极了。有时候会玩捉迷藏的游戏,我们偷偷地在麦秸垛上掏一个洞钻进去,再用掏出来的麦秸把洞口堵好,既隐蔽又透气,通过缝隙还能观察到外面的动静,任凭他们找翻了天,再怎么喊,也屏住呼吸,不露一点声色。时间久了,有的小伙伴会在洞里睡着,直到星星爬上了天空,远处传来母亲焦急的喊声,藏起来的小伙伴才突然惊醒,双手快速拍打干净身上的麦秸屑,往家的方向跑去。

寒冬腊月,麦秸垛周围就变成了人们的休闲场所。阳光晴好的日子,老人们三三两两倚靠着麦秸垛,边晒太阳边唠家常,暖洋洋地享受着那份难得的宁静与温暖;妇女们则坐在麦秸垛旁一边互相说笑逗乐,一边做针线活;孩子们则围着麦秸垛追逐打闹,好不快活。

如今,收小麦都用上了联合收割机,麦秸秆直接粉碎还田,再也看不到麦秸垛的身影了。可是,那些被麦秸垛收藏的欢声笑语,始终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,每每想起,依旧感到那么亲切、温馨。

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

诗词周口

晋武帝华林园集诗

应贞

悠悠太上,民之厥初。
皇极肇建,彝伦攸敷。
五德更运,膺箓受符。
陶唐既谢,天历在虞。
于时上帝,乃顾惟眷。
光我晋祚,应期纳禅。
位以龙飞,文以虎变。
玄泽滂流,仁风潜扇。
区内宅心,方隅回面。
天垂其象,地耀其文。
凤鸣朝阳,龙翔景云。
嘉禾重颖,萤芙载芬。
率土咸序,人胥悦欣。
恢恢皇度,穆穆圣容。
言思其顺,貌思其恭。
在视斯明,在听斯聪。
登庸以德,明试以功。
其恭惟何,味旦丕显。
无理不经,无义不践。
行舍其华,言去其辩。
游心至虚,同规易简。
六府孔修,九有斯靖。

[解析]

应贞,字吉甫,汝南南顿(今河南项城)人,为应璩之子。其由魏入晋,一直在朝廷为官,有集五卷。泰始四年(268年),晋武帝司马炎于华林园宴集群臣,命群臣赋诗观志。应贞此诗被孙盛《晋阳秋》评为“最美”。

全诗开篇“悠悠太上,民之厥初”至“膺箓受符”,以“五德更运”理论宣称晋承天命,呼应武帝诏书中“应天顺人”的禅让逻辑。“玄泽滂流,仁风潜扇”等句,强调武帝推行仁政,使“区内宅心,方隅回面”(天下归心),凸显泰始初的社会稳定。末章“凡厥群后,无懈于位”,要求官员恪尽职守,与武帝登基诏书中“思与万国共享休祚”的政治诉求一致。

应贞诗本质是权力话语的文学载体,其“最美”之誉源于对武帝政治需求的精准回应,艺术价值让位于政治功能。作为西晋宫廷文学的典型,它折射出泰始年间“盛世修辞”文学宫廷化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。

(本文选自冯剑星、朱震昊主编的《诗词里的周口》)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